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五 集部

梅溪前集卷九

宋 王十朋 撰

和韓詩

和秋懷十一首

丁卯季冬赴省試臨安至明年莫春側翅東歸既至會稽復還太學時方首夏草木敷榮良苗懷新游目原隰與物助欣至閏八月告歸復尋故道雲水已空園林初落悽然感觸不能自已是月十有七日言息

其廬定省之暇親戚鄉里日相過從有詩酒之樂怳然無復得失之在懐也清夜兀坐短檠自照誦韓退之秋懐詩十有一章欣若有悟因追其韻太山北斗我實慕之白雪陽春和以巴詞云

孟夏遊㑹稽禾稼方嶷嶷南風翼其新苗生意殊未已重来覺非久相去百日耳黄雲萬頃空蘋末凉風起園林亦摇落觸目成疑似人生過隙駒朱顔何足恃胡為向迷塗奔走不停軌得失無榮辱歸来實堪喜

草木無利名時来自榮瘁人生異草木百念起心地困窮斯感傷利達或驕恣一朝同物化榮辱兩何異有酒且行樂不必富與貴

直道疾伊優壯懐增靡曼海上豕方牧夜中牛屢飯半生營一名偃蹇未如願青銅忽自照白髮已堪歎斥鷃適蓬蒿大鵬搏九萬物情貴得所奚用求自獻富貴似可喜貧賤亦何怨

秋雨浸成潦秋霜漸為凌老樹暗寒蟬腥盤集癡蠅天

涯有歸客面目吁可憎吟餘自捫腹肝膽空稜稜臨淵不善漁籬頭掛寒罾數椽茅屋下養此百不能

秋懷蟲共悲秋夜鶴同警輝輝玉繩低耿耿銀漢永靜思鳥鳥喬遐慕螭蟠猛途遠慵著鞭井深艱下綆鳥倦當知還馬失亦云幸窮通委天命塵慮可深屏

客路厭繁暑歸懷愜新景枕冷夢自清夜明窻更冏聊棲明月枝勝逐西風梗支床甘自息伏櫪倦思騁惟有問目心拳拳慕回請

窓几生新凉燈火照初暗省已有昨非探懷無宿憾古書恣掀翻古意薄窺瞰心將遊寂寞語復攻苦淡實歉名忌浮才疎得懲濫守志懼不堅入道恐成暫性柳戒戕賊心猿思繫纜有友頻琢磨無官自校勘澹然學揚雄不恨儲無甔

賢關藹多士頭角爭軒軒中有倦遊客虛名厭馳犇學為忠與孝思踐陽城言高秋賦歸去戲舞庭闈前東園柿栗熟採摘供盤飧兄弟各賦詩集作棣蕚編甲乙二

孺子日誦言半千學語三歳時笑味生甜酸欣然動我懐長夜不成眠歸來有此樂亦可終殘年
吾廬有脩竹滴翠凝不乾天風一吹拂終夜鳴琅玕黄楊亦嘉樹一甕何團團日暮飛禽歸啾然欲求安嗟予欲何為屢涉吴江瀾一名竟未就舉彈空飛丸對竹賞佳樹聊繋予征鞍
商飈起何處古樹生秋聲肅肅夜氣寂悠悠月華明兀兀念前古孜孜殫寸誠默默守孤陋兢兢防滿盈興至

役詩匠愁来驅酒兵自適布衣顧未覺青衫榮長鬚與
赤脚亦足供使令
鮮鮮霜中菊誰云晚不好開日即重陽雖晚亦同蚤對
景便須醉浮生苦難保胡為楚大夫不飲致枯槁何如
醉鄉人雖醉亦有道

和符讀書城南示孟甲孟乙

性無有不善茲言聞子輿學所以脩性揚雄著之書欲
知人之生靈甚湛然虛習善裕乃身習惡喪厥初下惠

與盜跖不生兩門閭所趨一不同相去霄壤如是以吾
夫子詩禮教伯魚當時非義方聖門亦蕭疎我似杜陵
翁有兒最憐渠徒愛不知教懼如驢與猪詎望登丹霄
折桂騎蟾蜍粗令有聞見免為甕中蛆丱角入小學首
誦仲尼居要知先孝弟餘力我乎歟我家素孤寒金玉
苦無儲舊業止青箱辛勤二星餘遺爾以清白爾曹宜
念且性情乃良田學問為耘鋤勿患遠難致跬步馳蹇
驢勿憂年不逢六經有新畬勿隨𢑴競流伺候人庭除

勿學田舍兒黃金買冠裾在我能自脩不患無聲譽我父困筆硯退思老山墟拭眼看爾曹庶使愁腸舒詩篇和韓公座右宜書諸青春最堪惜勉矣無躊躇

和醉贈張秘書寄萬大年先之中之

戊辰十一月十一日過萬橋是夕會飲先之家同衎盃者四人大年先之中之及予也促席而坐頗有清歡醉中誦昌黎先生贈張秘書詩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之句既別遂和韓

韻贈三君子

良友不易得清談古難聞前夕知何夕我来訪諸君共對燈燭光芳尊細論文通家忝孔李促席聯機雲杯盤畧荷禮氣味同清芬一盞洗窮愁三盃話離羣春舟會稽别孟夏别大年于會稽秋袂錢塘分七月先之歸八月申之歸顧我與三友新當敗孤軍飄零各南北對酒無復醺客況飽牢落時光負氤氲聚散寧堪恨榮枯何足云歸来已三月俗肰日紛紛幸此同一笑盤飧飣腥葷蠔山薦巨房鼈脚烹

俯晨良辰屬嚴冬敗憹無蠅蚊痛飲竟長夜高歌和南薰雖非韓孟張所飲亦曲墳何時脫場屋南畒同耕耘晝為雞豚社夜策詩酒勲此言宜早踐勿待桑榆曛

和縣齋有懷四十韻

予所居之東偏有室甚陋目曰陋齋客過而病之曰子陋矣哉予曰居九夷而不陋者夫子也予不敢學居陋巷而能樂者顔回也竊有慕焉揚子雲曰晞顔之人亦顔之徒孰謂茲室之陋而不足以寄吾樂耶

何陋之有既而讀韓公縣齋有懷遂和其韻目曰陋齋書懷

讀書窺古今掩卷成叱咤唐虞昔垂衣禹稷起躬稼人材各超絶王業迭興謝典謨光日月雅頌藹蘭麝孟軻論易地顔回堪並駕窮達雖殊途聖賢實同價避就鄉隣鬬泣笑疎戚射甘心惟飲瓢没齒不詼霸斯人嗟已亡末俗遂多詐禄從枉道求氣為權門下爭為邑犬吠翻取獵師罵幽人思隱盤高士欲耕灞孑生苦多難安

跡殊未暇冬行皸兩足夜坐痺雙髂黄卷徒自勞青雲未能跨借勢乏王公成名無僕射太學厭虀鹽親闈疎膾炙春春日懷歸區區每求假飛同鷁過宋閑若馬歸華陋巷懷哲人短檠燒午夜對牀有兄弟通家足姻婭談笑開芳尊塵勞釋征靶篇章日盈囊卷帙時抽架詠歌同舞雩歎息殊觀蜡有田聊代禄無謫不祈赦未為雄草玄謾學愈苴鏬嘯傲窮朝曛絃歌達冬夏頭角姑自藏齒牙誰肯借眠從弟子嘲醉不金吾怕心知得失

妄眼見炎凉乍造物豈吾苦交情勿渠訝焉来未為福火盡安足藉孝弟儻自脩長幼必能化力耕西疇禾剩種東臯柘百甘奉盤飧温凊餙臺榭斗粟鑒漢謡一嬰共崔舍仰效慈烏哺俯笑寒鴟嚇但令尊不空莫厭客頻迓風篁觀掩冉山禽聽嬌姹困窮乃吾幸此禍不須嫁

和桃源圖

世有圖畫桃源者皆以為僊也故退之桃源圖詩詆

其說為妄及觀陶淵明所作桃花源誌乃謂先世避秦至此則知漁人所遇乃其子孫非始入山者能長生不死與劉阮天台之事異焉東坡和陶詩嘗序而辨之矣故予按陶誌以和韓詩聊証世俗之謬云

嬴秦斬新開混茫傲睨前古無虞唐詩書為灰儒鬼哭李斯秉筆中書堂長城丁壯無還者送徒更往驪山下避世高人何所之出門永與家鄉辭入山惟恐不深遠豈是得已巢於斯来時六合為秦室未省今為何歲日

吏不到門租不輸子長丁添更何卹春入山中桃自花
招邀隱侶傾流霞男耕女織自婚嫁派别支分都幾家
誰泛漁舟迷處所山開洞闢聞人語乍相驚問卒相歡
設酒烹雞講賓主可憐秦事已茫然帝業初期萬萬年
猶道祖龍長在世豈知異姓早三傳鄰里慇懃爭餉饋
人情與世無相異未信壺中别有天却訝身游與夢寐
山花亂眼鳥哀鳴數日留連喜復驚更從洞口尋鄉路
逢人欲話疑非情異日扁舟欲重顧水眩山迷紅日暮

後来圖畫了非真作誌淵明乃晉人

和永貞行

予自少喜讀柳文而不忍觀其傳惜其名齊韓愈而黨陷叔文也退之與柳善及作順宗實録未嘗假借公議之不可屈也如此戊辰仲冬二十有二夜讀韓詩永貞行至予嘗同僚情可勝之句則知退之雖惡伾文亦未能忘情於劉柳輩也予既追和其韻遂於八司馬中獨詳及柳盖惜其人而深責之耳

君不見天為元和開號令先遣憸人竊朝柄奉天難平
閑虎貔弃客待詔來京師口中班班談治道貞觀開元
何足為黨與紛紛自標置遠借伊周供佞媚望塵附火
皆美官怨俑睚眦曾不難梯媒爵位由貨賂斥逐朝士
因杯盤珣瑜卧第郢佑默誰為唐室回狂瀾朝攘利權
未為怪莫奪兵柄尤可歎仙李蟠根未蓄艾十葉神器
那容干禁中大義知誰主東宮受禪同二祖越兒涕泣
吳兒悲從此豺狼不生羽剛明天子位初登翦除元惡

流凶朋八州司馬才可稱節已掃地誰復矜子厚年少躁飛騰身陷醜黨濯熏蒸著文擬騷愁畏凝欲自辨白終莫酉王孫尸蟲託罵憎色豈不媿明窓燈所記先友時良肱忍使柳氏家聲崩吁嗟匪人何足憑士勿妄進當戰兢退之鯁直憤不勝詩篇史筆兩可徵永貞覆轍宜痛懲

和短燈檠歌寄劉長方

戊辰仲冬二十有三夜坐六行堂對短燈檠誦昌黎

詩三復興嘆既而思友人劉長方昔作燈銘有空洞其腹直方其形窒焉斯通晦焉斯明之句良有味也僕自念與劉君游二十載矣平日偃蹇之迹大畧相似去秋同與上庠薦劉遂登乙科僕拜賜而還困躓如舊遂和韓公短燈檠歌以寄之

我與君遊最久長短檠夜夜分清光初從鄉校共窂落晚入太學同淒涼眼看兒輩盡騰踏尚磨鐵硯穿藜牀君今已作青雲客萬言曾射天庭策藍袍歸拜七十翁

壽酒十分傾太白嗟予偃蹇只如前日高空作盧仝眠
樂事已輸君自恣銀燭高燒環翡翠直形空腹舊時燈
牆角未應容易棄

和苦寒

羲和錯冬令寒燠常相蒸在人為不常時焉作貪廉玄
冥當用事如忌還如讎冝寒噤不噓羣萌誤抽尖既燠
俄吹冷夜寐黑不甜水行失其理厥疾不可砭前日當
孟冬冬雷聲震銅蟾三日輒大雪飛花眩觀覘逮此始踰

月屢變寒與炎晨起坐東牕陽光快恩霑霜畦秀蔬苗欣馬自腰鐮頃刻變凛冽枯藤怯提拈齒牙戰霜風縮舌疑銜箝架抽紛撳翻誰能正牙籤酒杯覺無力瓶罄勞頻添貂裘尚不煖况或無衣縑兀坐擁黄紬脰作寒龜潛氣血栗肌體涕洟氷鬚髯紅爐熾新炭旋覺寒皇殲靜思天壤閒萬類何繁纖路傍泣凍餓海角愁廢淹羽毛有不庇腥血有不燖豈堪當此時可以吾身占懸愬語妻子汝勿多怨嫌破被尚禁絮漏茅可添苫人生

苟知足處此意亦恬但願王化行東西俱被漸堯天日
舒長有目皆可瞻寒生在陋巷甘心事虀鹽何須傍人
門炙手隨姦憸耽耽王侯宅笙歌下珠簾寒暑止溫涼
焉知有窮簷否泰迭往來禍福相依黏勿用倚彼玉自
分安吾蒹飽腹日三飯蔽形衣一襜祈寒勿怨咨庶用
懲無厭

和南食

萬先之送巨蠣百房大破饞願正炰啜間記憶前日

作東平客飫啖茲味先之舉退之南食詩蠔相黏為
山千百各自生之句僕方追和韓詩遂用其韻以謝
海錯千萬族惟蠔不能行潮來腹自飽亦足遂厥生翻
笑魚蟹蝦晨夜何營營風味與江鰩可以次第名薦身
炮炙間殻破材始呈北客昔南食一見生怪驚故人居
海濱羣鮮厭庖烹酷愛此味真不假薑桂橙遥憐山間
友混迹犁與驊蔬腸久不飽肌骨尫且獰巨房餉饞腹
一笑百念平豈為飲食欲實見親舊情誰知虀鹽餘盤

飡味常并故鄉實堪戀未用圖西行

和聽頼師琴

黄巖施生挾書来梅溪從吾弟夢齡游以裹糧餘資易琴一張講習之暇時一弄馬季冬之朔燈火初夜風静籟息明星爍然坐南窗之下為予撫之予素不曉音律妄意古人琴中之趣欣若有得聽終遂歸陋齋誦退之聽頼師琴詩掩卷慨然予既嘉施生雅尚遂和其韻以贈

七絃自相語唱予仍和汝千指忽凄凉騷人悲戰場大絃温和小清越恵風夷韻參悠揚瑟瑟鳴寒泉儀儀舞鸞凰山高水遠聽愈淡花奴羯鼓聲方彊施生幽雅士不好竽與簧千金買焦尾悠然坐黎牀顧我非知音感激涕自滂三聽輙三嘆羲皇在我灕瞞腸

和憶昨行示夢齡

夢齡弟近感微恙情緒常若不佳予懼其壹鬱傷和也因誦退之和張十一憶昨行云無妄之災勿藥喜

一善自足禳千災頭輕目朗肌骨健古劍新劚磨塵埃殃消禍散百福併從此直到耆與鮐之句以慰其懷既又和以贈之

憶昨少年氣鋭心未灰平明出門薄暮迴解衣換酒期必醉亂花壓面欹條枚年華荏苒今半世觸事往往生悲哀歡娱無復少年味勉强談笑陪尊罍飲纔過量輙成疾秋霜入鬢剛腸摧子年少我氣鼎盛琅玕夜誦聲如雷胸中平時足蘊藉順神養素成嬰孩松姿栢質

巽蒲柳堅剛不怕霜霰摧凌雲變化未可料豈比嵲屼
風中桅胡為鬱鬱乃如許與我老者同砸隤豈緣心事
未如願一念遂覺憂愁來還驚世態多險阻忤意未免
生嫌猜壯懷千里力未致齟齬翻類三足能傷和伐性
致坎坷兩眉蹙恨憑誰開吾聞君子貴知命數者於我
何有哉又聞古人亦迯塞在易固有無妄災閉門靜坐
養時晦拂拭心鏡捐塵埃他年定作仁者壽齒背會見
同鯢鮐聖賢遺訓載子腹此事寧不知所裁否往泰來

固有日坦塗利轂寧湏推

和燕河南府秀才送周光宗

友人周光宗將叅告太學𦘕誦退之燕河南府秀才詩末章云陰風攪短日冷雨澁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以祝其行既又和以送之取古人賦詩斷章之意云爾

吾皇尚柔理北客来輸平投戈講文藝虞庠萃羣英藹藹六年間人物如西京菁莪各成材龍虎巍標名東嘉

號多士半作鴻都生昭然藻鑑中不負事業精先進日
通顯天衢作雷轟後生益可畏行藝方蜚聲賢哉汝南
丈頭角令人驚撑腸飽文史欲振三年鳴偃蹇未如志
造物殊無情歸来務導養絕意蝸角爭高堂有慈親禄
養須大烹壯懷不能已千里提短檠掉頭脫塵鞅舉翼
摩太清賊子忝交末平生荷推誠緬懷去年春篤言共
西征悠悠儁時路君今獨先行江梅弄春色愛日烘新
晴勿憚行役苦會見歸来榮

和答張徹寄曹夢良

某與夢良遊十有五載矣栖遅偃蹇之迹初不相異也茲復同舍上庠交契愈篤曹秋賦暫蹶予春闈退飛別已朞面猶未會追念疇昔泮宮之樂鄉校之遊鼓雪棹於金溪振風蔔於清遠門之外不無慨然因誦退之荅張徹首章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叙始識面次言後分形遂和其韻以寄之且速其肯來也戊辰季冬二十六日

故舊別云久話言猶未聆歲暮念愈劇宵長夢頻形憶昔始傾盖相看俱妙齡參乎方越席鯉也纔趨庭樂泮共采藻泛江同食萍玄深探羲畫狂妄窺麟經端能辨箕麦未省分雷霆卷帙發晨架膏油燃夜檽君才富八斗我字識一丁輕纖若窘幅高屋欽建瓴低頭願為愈割席終慙寧結游指寥廓約泛航清吟驥足騁天駿鼇頭縉海腥塗逺困塵鞅棹迴閣寒汀壯懷誓白水憤氣干青冥孤嶼散形影雙溪隔滄溟耿耿月遥共悠悠門

獨扃論文憶李白對酒懷劉伶鄉校皷沂琴頌章賡魯
駉濯暑振風袂破寒操雪艅勝游儆栗里雅會脩蘭亭
瓶罄沽甕蟻燭殘照囊螢猖狂却大雅酩酊還獨醒槐
市忽飛詺英才先振翮短檠歌慷慨長劍磨晶熒售耻
雪赤壁奇功妝井陘高價壓羣玉新文麗繁星鄉閭借
光黌庠序資儀刑隨羣袍暫白唾手衫當青殘生適狐
苦舉足方伶俜文房泣遺澤座右悲先銘犬馬不塡壑
見鷺卒同涇射縞服殭箭撞鐘施寸莛惟求免埸屋詎

望揚王庭師旋約奏凱案就期脫固勢屈戰徒力命奇
文不靈秋翼困燕雀春苗害蝨螟日念返桑梓願言和
鸞鈴溪山有偕影風雨無獨聽懸崖踏蒼翠怪石穿瓏
玲豹閉眠霧窟鳥倦棲雲屏世情自翻覆交態長芳馨
歲時覺荏苒咫尺如飄零盈虧屢瞻桂開落頻觀蓂欲
去廢負米念來方祝蛉何時摻子手一笑空吾瓶注目
杳雲雁緘書附原鴒鄙吝佇滌胃鈍頑資發鉶得得戒
徒馭遲遲趨闕廷猶勝炙手輩奔走趨公廳

己巳元日讀送楊郎中賀正詩因和其韻

曉日五更雞咿喔銀釭明滅燒餘脂家家呼牛逐耗鬼牛歸誰家鬼何之皇都朝會我無與西疇春事行及期弟兄成行拜親老猶勝去年身未歸

人日過電山隨行有昌黎集因讀城南登高詩遂次韻留别孫先覺

臘去梅已稀陽浮柳初弄北斗新轉梢東風漸消凍為人節固佳顧我身無用命駕訪親交肩輿勞僕從門闌

念久别燈燭忻此共興來酒自斟歡至歌頻送提壺勸銜杯播穀催除葑農耕方廹歸行樂未能縱人生苦離别俗狀嗟倥偬春風桃李花把盞何時重

和李花

梅溪書院有李數株土寒花瘦游人不之賞因讀退之詩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中有一株李顔色慘慘似含嗟惻然有感遂和其韻

春風入園林萬卉以艷爭相夸胡為此仙李顔色憔悴

堪咨嗟稜稜瘦樹數點雪半醒半睡風欹斜枯枝膚剝少生意況有疥癬相孽芽不如兎葵及燕麥妍媚春色揺纖葩下自成蹊直虛語誰肯顧眄留香車顧我逢春少行樂老眼日有文書遮自憐衰颯已如許那更對此愁人花皇都二月桃李盛朱輪翠蓋方紛拏東君世情亦太甚十分春在侯門花試吟怨句問蒼昊一種春工何損加白華東燭光照夜此樹不屬孤寒家造化無言意潛告我愛萬物初無差物情禀受苦自異奚有厚薄

施萌芽勸君勿為花致怨居易俟命思無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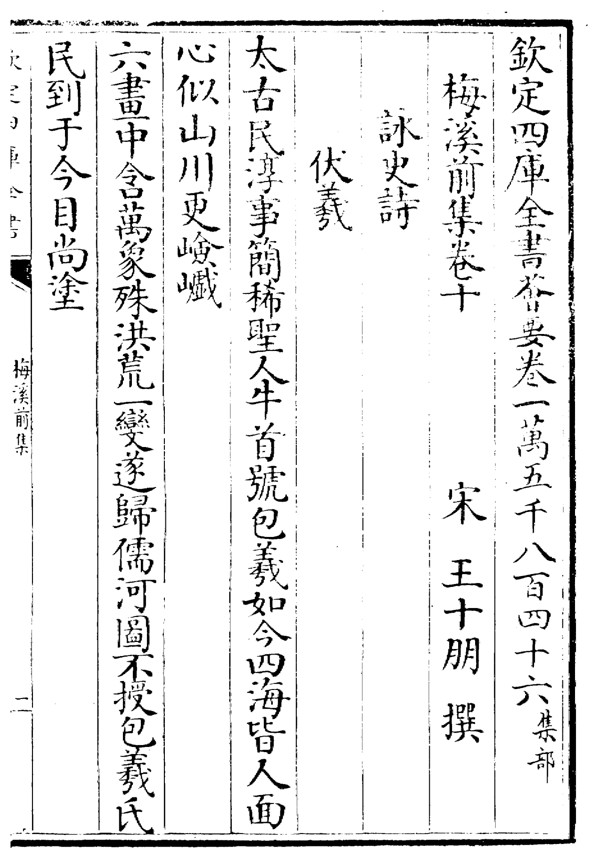
和荅柳柳州食蝦蟇

蝦蟇水蟲也不為人害與螟蝗之類不同然周官蟈氏掌出去鼃黽以灰洒之則死說者謂蟈與耿黽尤怒鳴聒人耳故去之予竊謂此非周公之用心必後世傳習之訛而附益其說也退之記其事於詩未免乎勸矣已已仲夏羣居梅溪諸友頗嗜此味焉者爭捕而致之予懼其殺物滋多和韓詩以戒

蟲魚千萬族一一異狀貌飛潛同一性巨細何必校彼
微水中蠹四足傴而𧄼自從科蚪初生育在泥淖好鳴
乃其性非故欲喧閙蟈氏職洒灰恐非聖人教吾聞人
間世生死同夢覺殺物傷吾仁忍聽聲爗爆况我儒衣
冠絃誦生鄉校彼亦呼子曰有意欲吾効諺云住近孔堂蝦蟇呼子
曰故以人蟲各好生奚用苦相撓退之憚食蛇得得釋為戲
籠罩子厚放鷓鴣仁心亦稍稍胡為於此蟲未盡忘嗜
樂薦祠用梟羹陷穽誅虎豹古人豈妄殺去害除不孝

願留兹鼓吹駐我寒溪櫂

梅溪前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六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

宋 王十朋 撰

詠史詩

伏羲

太古民淳事簡稀聖人牛首號包羲如今四海皆人面心似山川更嶮巇

六畫中含萬象殊洪荒一變遂歸儒河圖不授包羲氏民到于今目尚塗

神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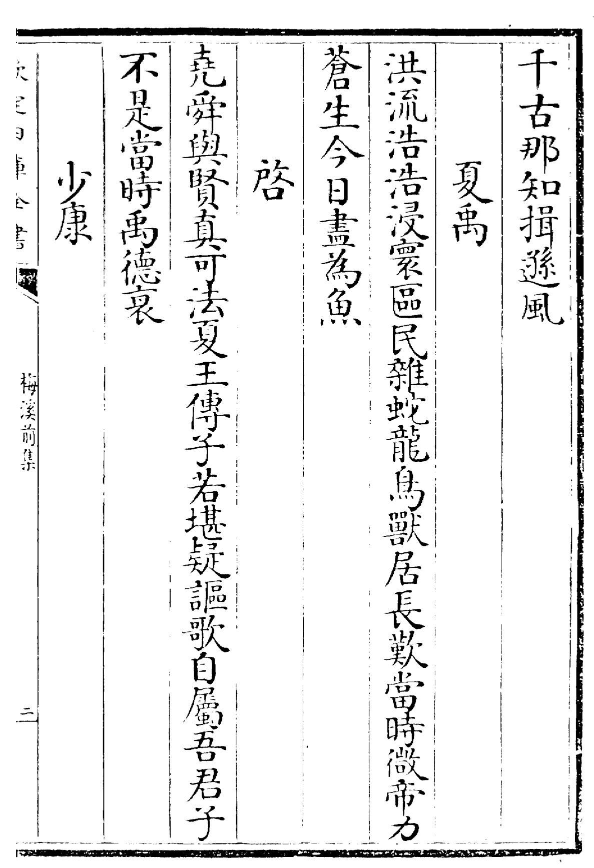
民食腥羶鳥獸同那知土穀利無窮後人只祀勾龍棄誰念艱難起帝功

黄帝

百年功就蜕乾坤鼎冷湖空跡尚存別有慶源流不盡皇朝弈葉是神孫

唐堯

仁德如天帝業隆四凶不去付重瞳當時黄屋如傳子



千古那知揖遜風

夏禹

洪流浩浩浸寰區民雜蛇龍鳥獸居長歎當時微帝力
蒼生今日盡爲魚

啓

堯舜與賢眞可法夏王傳子若堪疑謳歌自屬吾君子
不是當時禹德衰

少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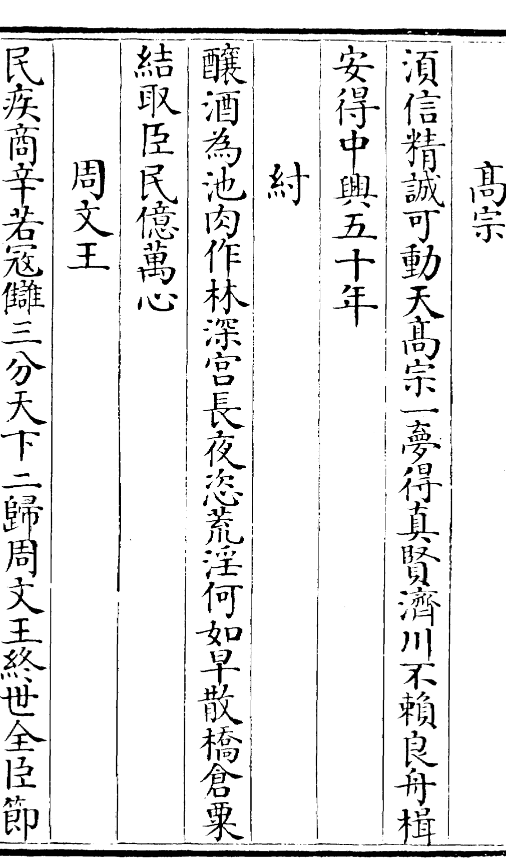
虞仍靡艾共輸忠一旅中興復禹功較德宜優漢高帝知音惟有貴鄉公

桀

大禹辛勤造夏邦子孫何苦事淫荒國亡不悟生平罪翻悔當時不殺湯

成湯

天乙興仁獸網中鳴條一戰遂成功歸来猶自懷慙德事與唐虞已不同



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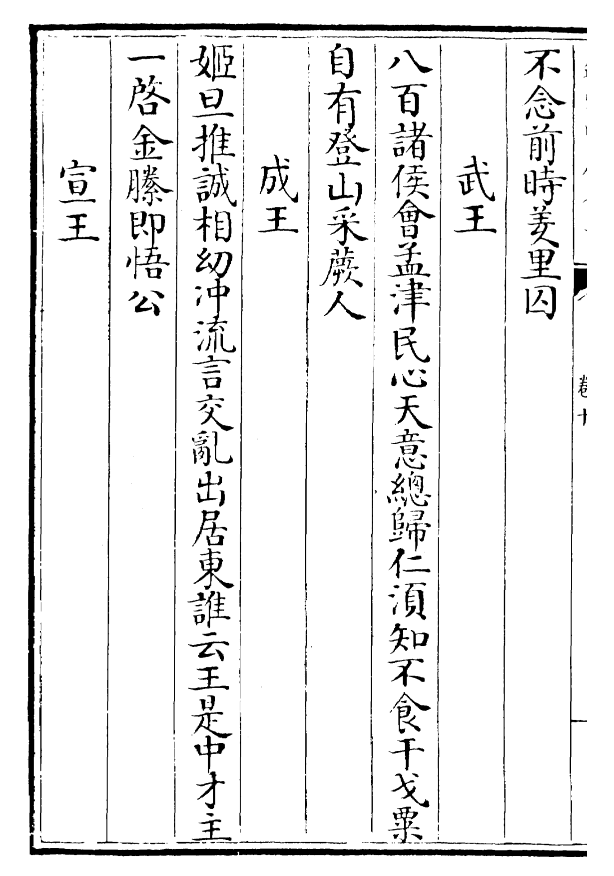
須信精誠可動天高宗一夢得真賢濟川不頼良舟楫
安得中興五十年

紂

釀酒為池肉作林深宮長夜恣荒淫何如早散橋倉粟
結取臣民億萬心

周文王

民疾商辛若冦讎三分天下二歸周文王終世全臣節



不念前時羑里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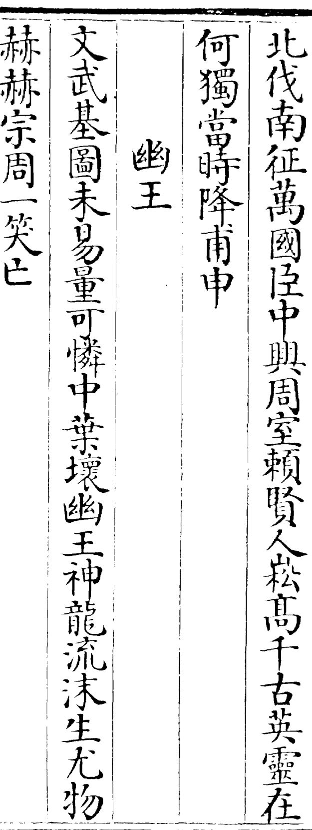
武王

八百諸侯會孟津民心天意總歸仁須知不食干戈粟自有登山采蕨人

成王

姬旦推誠相幼冲流言交亂出居東誰云王是中才主一啓金縢即悟公

宣王



北伐南征萬國臣中興周室頼賢人崧高千古英靈在
何獨當時降甫申

幽王

文武基圖未易量可憐中葉壞幽王神龍流沫生尤物
赫赫宗周一笑亡

秦始皇

鯨吞六國帝人寰遣使遥尋海上山仙藥未來身已死
鑾輿空載鮑魚還

二世

始皇一怒逐扶蘇天欲亡秦果在胡翻被四方黔首笑

不分鹿馬是誰愚

漢高帝

百戰功成漢業新咸陽置酒問羣臣區區高起王陵輩

豈識龍顔善用人

仗劍崎嶇起沛豐祗將嫚罵馭英雄雖然能用三人傑

已失商山四老翁

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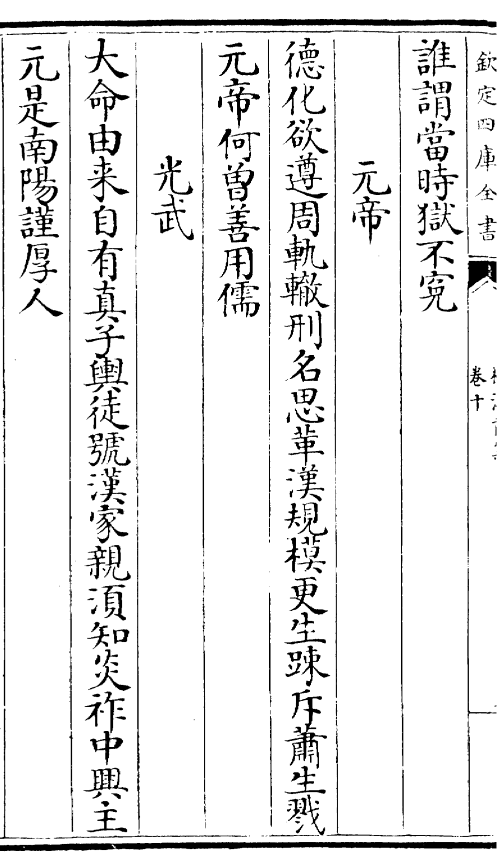
文帝興王自代來百金不費亦仁哉後人不務師恭儉萬戶千門幾露臺

武帝

武帝英雄類始皇甘心黷武國幾亡晚年頼有知人術解把嬰兒付霍光

宣帝

道雜霸王非美事治先刑法少仁恩蓋楊韓趙猶誅死



誰謂當時獄不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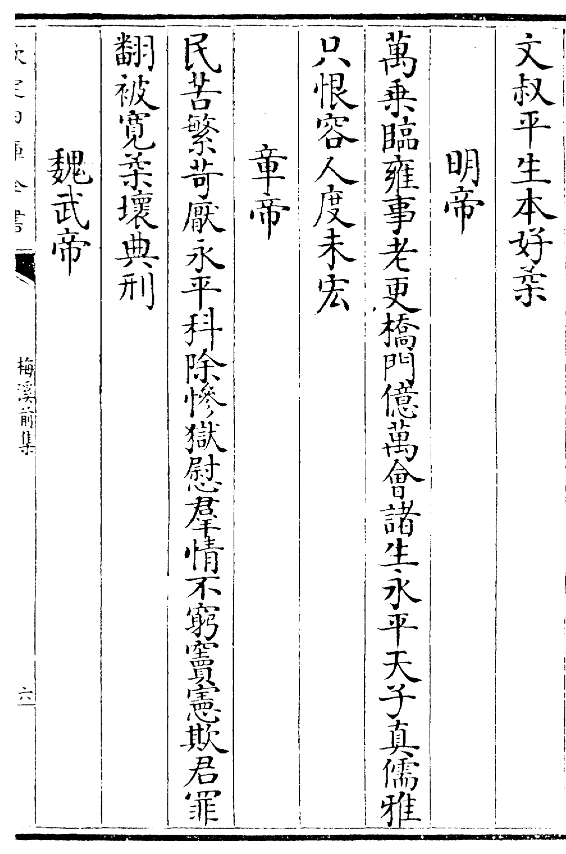
元帝

德化欲遵周軌轍刑名思革漢規模更生踈斥蕭生戮
元帝何曾善用儒

光武

大命由来自有真子輿徒號漢家親須知炎祚中興主
元是南陽謹厚人

鬱鬱葱葱瑞氣浮南陽兵起再興劉將軍大敵非常勇



文叔平生本好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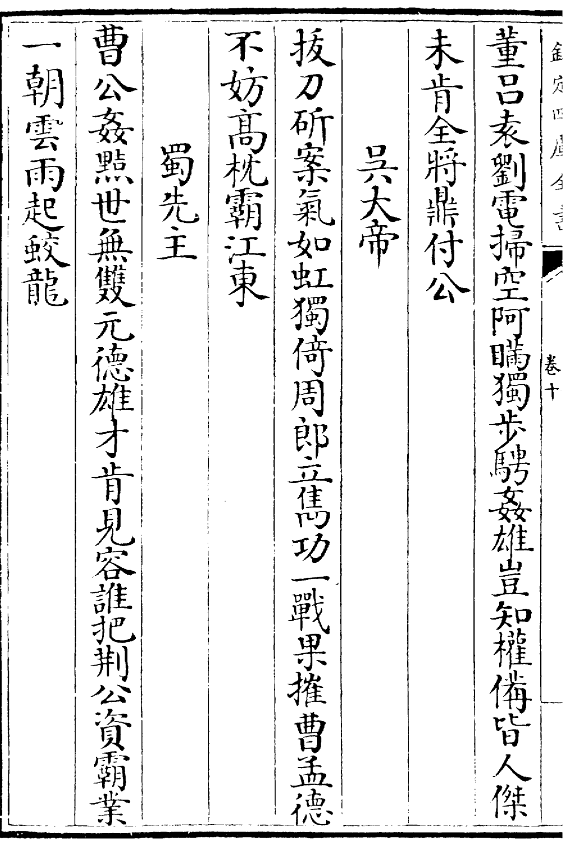
明帝

萬乗臨雍事老更橋門億萬㑹諸生永平天子真儒雅只恨容人度未宏

章帝

民苦繁苛厭永平科除慘獄慰羣情不窮竇憲欺君罪翻被寛柔壞典刑

魏武帝



董呂袁劉電掃空阿瞞獨步騁姦雄豈知權備皆人傑

未肯全將鼎付公

吳大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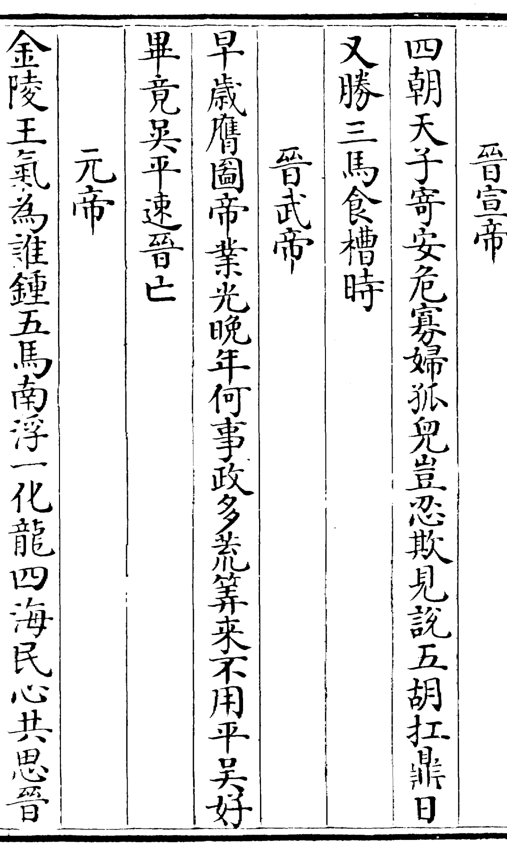
拔刀斫案氣如虹獨倚周郎立雋功一戰果摧曹孟德

不妨高枕霸江東

蜀先主

曹公姦黠世無雙元德雄才肯見容誰把荊公資霸業

一朝雲雨起蛟龍



晉宣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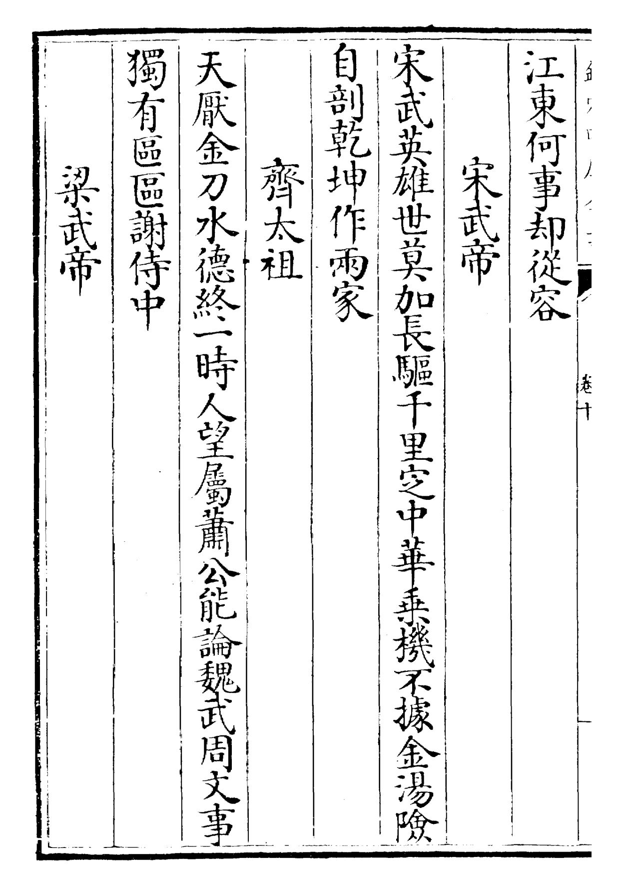
四朝天子寄安危寡婦孤兒豈忍欺見説五胡扛鼎日
又勝三馬食槽時

晉武帝

早歲膺圖帝業光晚年何事政多荒筭來不用平吳好
畢竟吳平速晉亡

元帝

金陵王氣為誰鍾五馬南浮一化龍四海民心共思晉



江東何事却從容

宋武帝

宋武英雄世莫加長驅千里定中華乘機不據金湯險

自剖乾坤作兩家

齊太祖

天厭金刀水德終一時人望屬蕭公能論魏武周文事

獨有區區謝侍中

梁武帝

不法先王治用儒捨身傾國事浮屠堪嗟餓病臺城日
曾得空王救死無
簡文帝
青絲白馬渡江来宮殿酣酣晝委灰不觧開門納桃棒
空悲明鏡不安臺
陳武帝
一旦權臣外召君巳知天帝欲興陳江淮若道無神物
誰報齊兵至壽春

後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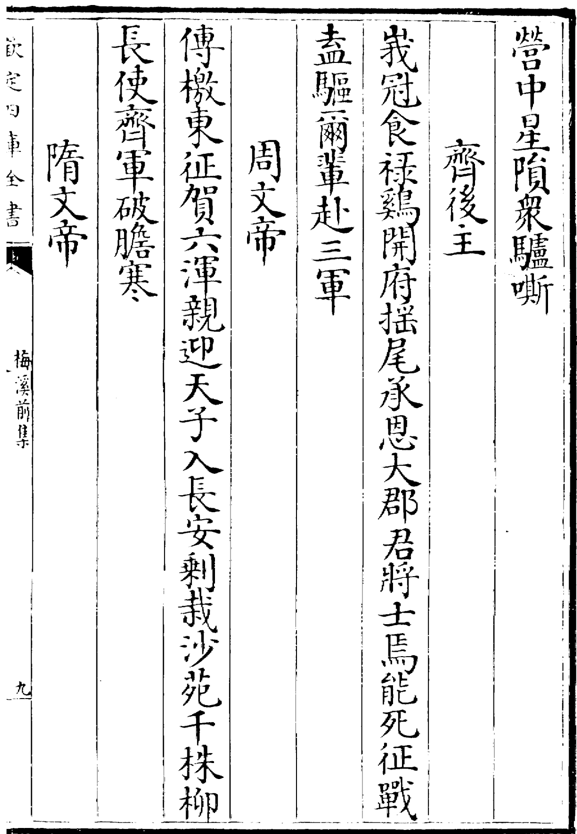
臨春閣上醉流霞狎客酣歌興未涯江左半無陳日月君臣猶聽後庭花

魏道武

大舉南征破弱燕拓開中土奠山川功成若更能修德自可延年度厄年

北齊神武

浮圖入海天亡魏鸚鵡興謡運啓齊鄴下兵興黄蝨死



營中星隕衆驢嘶

齊後主

峩冠食禄鷄開府揺尾承恩大郡君將士焉能死征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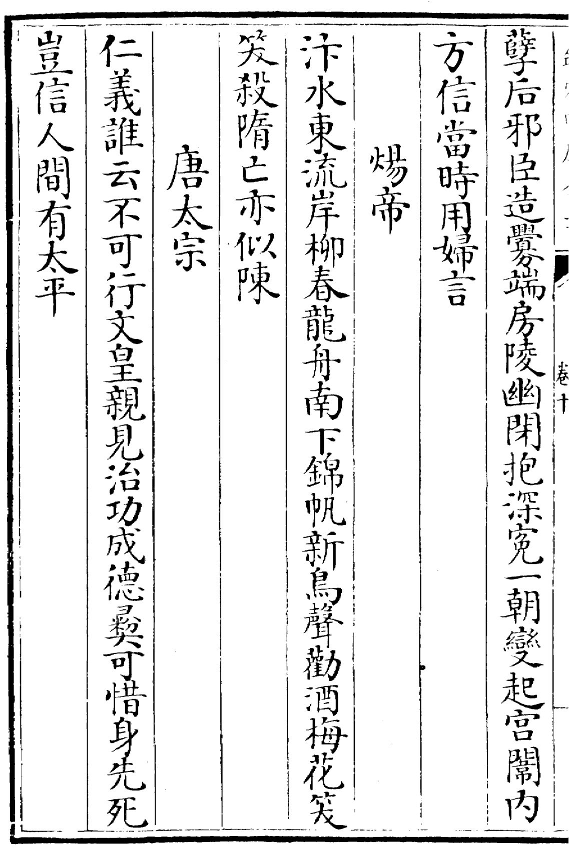
盡驅爾輩赴三軍

周文帝

傳檄東征賀六渾親迎天子入長安剩栽沙苑千株柳

長使齊軍破膽寒

隋文帝



孽后邪臣造釁端房陵幽閉抱深冤一朝變起宮闈內
方信當時用婦言

煬帝

汴水東流岸柳春龍舟南下錦帆新鳥聲勸酒梅花笑
笑殺隋亡亦似陳

唐太宗

仁義誰云不可行文皇親見治功成德彛可惜身先死
豈信人間有太平

高宗

正觀基圖極盛隆誰將神器付昏童倒持利柄歸房闥

仙李枝柯一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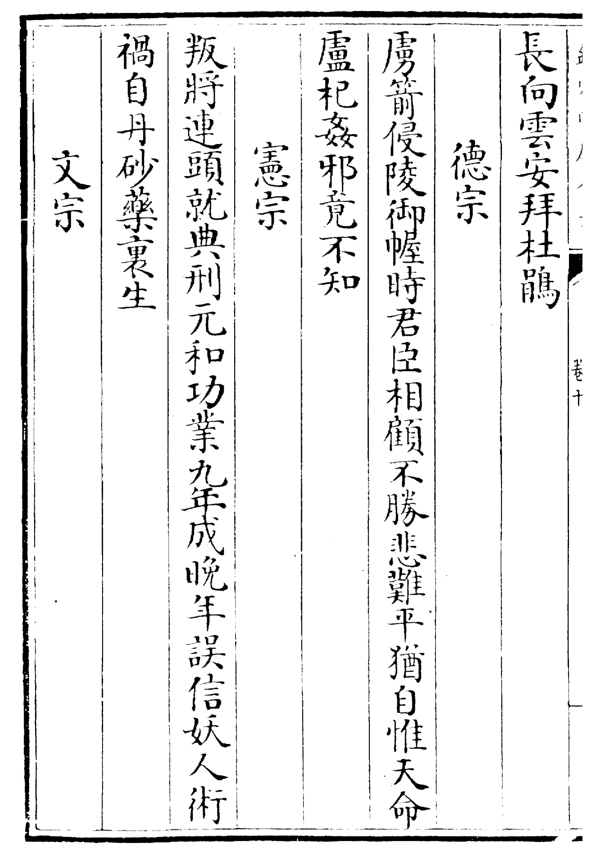
明皇

天寶君臣玩太平梨園弟子奏新聲貴妃一笑天顔喜

不覺胡塵暗兩京

肅宗

張后宮中巧弄權上皇西内老誰憐杜陵獨念君臣義


長向雲安拜杜鵑

德宗

虜箭侵陵御幄時君臣相顧不勝悲𥿮難平猶自惟天命

盧杞姦邪竟不知

憲宗

叛將連頭就典刑元和功業九年成晚年誤信妖人術

禍自丹砂藥裏生

文宗

輦路青青春草多凭高無語涕滂沱禁中夜召詞臣語
受制家奴可奈何

梁太祖

天下人心共惡梁祇應無奈虎狼彊可憐千尺黄河水
投盡清流始滅唐

唐莊宗

十年征戰不辭勞三矢功成意氣豪自咤身為李天下
馬知禍起郭門高

晉高祖

玉帛和蕃辱已深那堪割地侈戎心闗南指點烽烟裏遺患寥寥直至今

漢高祖

石氏君臣盡播遷晉陽兵起據中原早知只有三年漢何似捐軀報晉恩

周太祖

出鎮雄藩勢已危擁兵乘舋襲京師誰知一代生靈主

元是雕青郭雀兒

周世宗

高平决戰破劉旻北取三關速若神大業未成天命改

殿前點檢是真人

許由

肥遁箕山不可尋高名不朽到于今尚留昔日洗耳水

為洗世人争競心

后稷

洪水横流四海饑教民稼穡務三時後王欲識艱難業讀取豳風七月詩

伊尹

窮居樂道自躬耕那肯要君用割烹湯后不加三聘禮未應改志為蒼生

箕子

諫君不聽念君深被髮佯狂自鼓琴千古共傳箕子操一時難悟狡童心

比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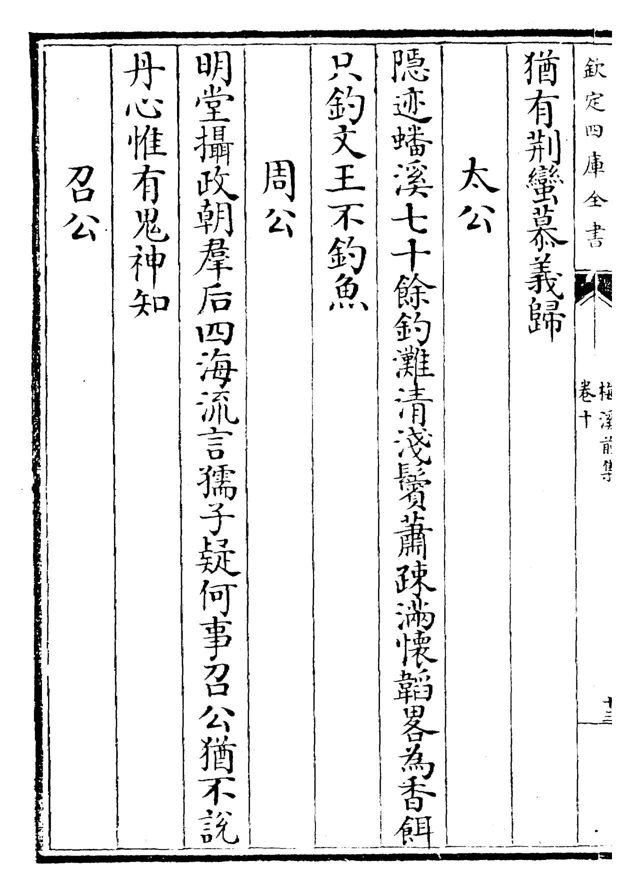
諫君不聽盡亡身豈忍求生却害仁不向天庭剖心死
安知心異世間人

伯夷

避紂窮居北海濵歸来端為有仁人武王不聽車前諫
餓死西山志亦伸

太伯

太伯高風不可追鴈行接羽共南蜚莫言斷髮便無用



猶有荊蠻慕義歸

太公

隱迹蟠溪七十餘釣灘清淺鬢蕭疎滿懷韜畧為香餌
只釣文王不釣魚

周公

明堂攝政朝羣后四海流言孺子疑何事召公猶不説
丹心惟有鬼神知

召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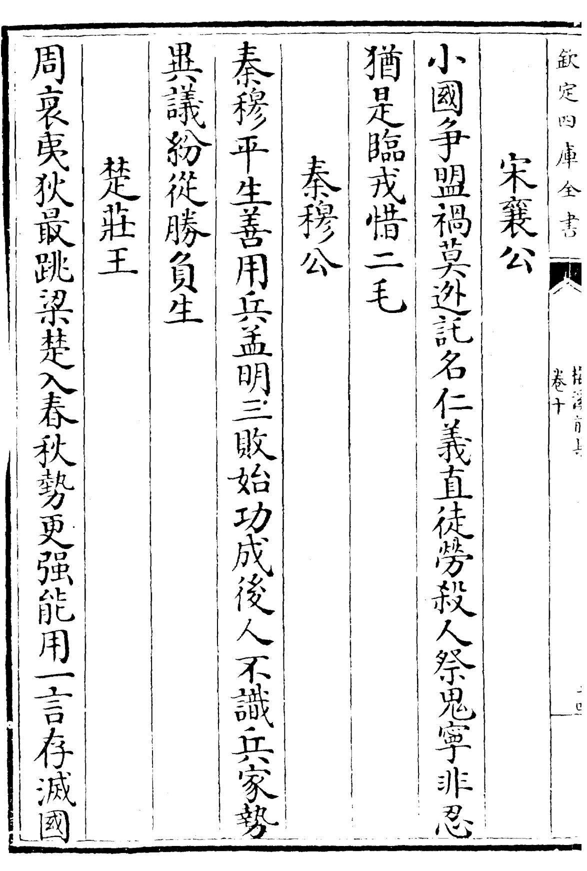
鼠牙雀角豈能欺召伯聰明聽不疑南國政成公已去
甘棠長結後人思

齊桓公

諸侯九合霸圖成晉宋江黄盡會盟惟有召陵功最直
包茅不貢故來征

晉文公

逆旅栖栖十九年五蛇夾負遂升天却慙不及齊桓正
卿相由無管仲賢



宋襄公

小國爭盟禍莫迯託名仁義直徒勞殺人祭鬼寧非忍
猶是臨戎惜二毛

秦穆公

秦穆平生善用兵孟明三敗始功成後人不識兵家勢
異議紛從勝負生

楚莊王

周衰夷狄最跳梁楚入春秋勢更強能用一言存滅國

賢哉猶有一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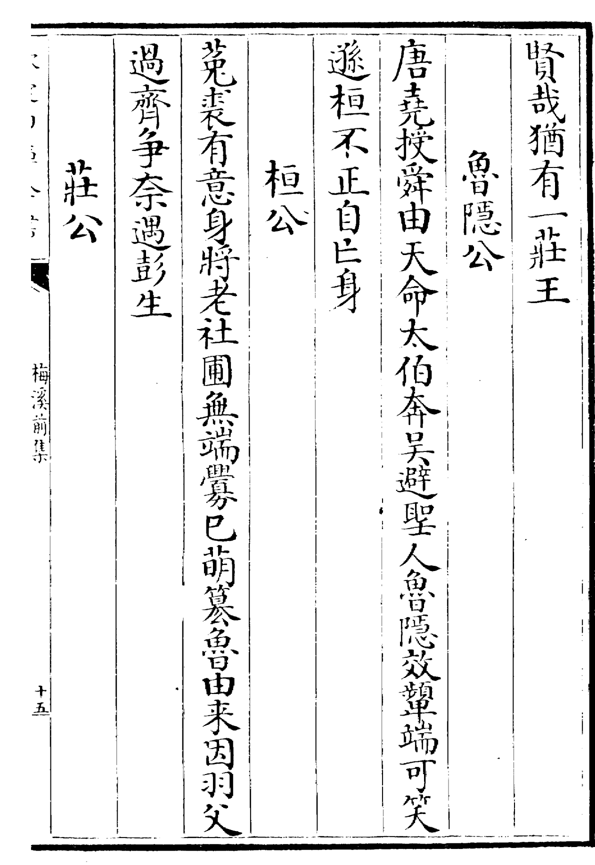
魯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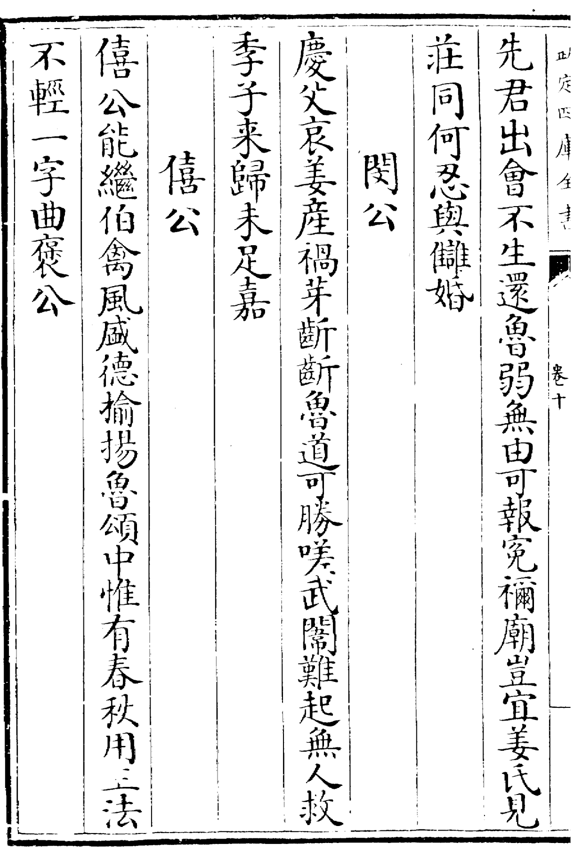
唐堯授舜由天命太伯奔吳避聖人魯隱效顰端可笑遜桓不正自亡身

桓公

菟裘有意身將老社圃無端釁已萌篡魯由來因羽父過齊爭奈遇彭生

莊公





先君出會不生還魯弱無由可報寃禰廟豈宜姜氏見

莊同何忍與讎婚

閔公

慶父哀姜產禍芽斷斷魯道可勝嗟武闈難起無人救

季子來歸未足嘉

僖公

僖公能繼伯禽風感德揄揚魯頌中惟有春秋用法

不輕一字曲褒公

文公

時無閏月邪成歲廟有先君豈上賢魯國從來秉周禮

文公何事獨無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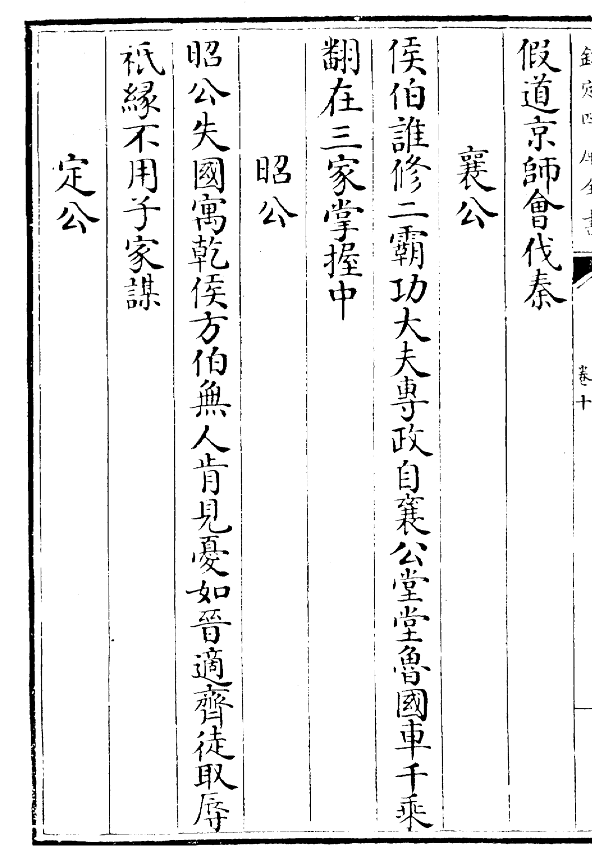
宣公

東門無道敢欺天過市哀姜語可憐和氣致祥乖致異

如公自合大無年

成公

周室孤危若旅人諸侯誰復肯來臣成公不是朝天子



假道京師會伐秦

襄公

侯伯誰修二霸功大夫專政自襄公堂堂魯國車千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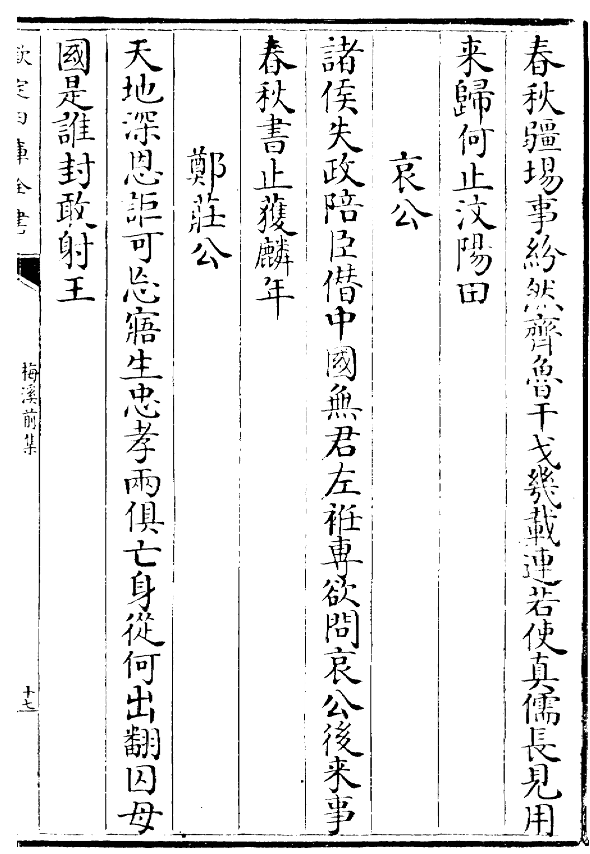
翻在三家掌握中

昭公

昭公失國寓乾侯方伯無人肯見憂如晉適齊徒取辱

秪緣不用子家謀

定公



春秋疆埸事紛然齊魯干戈幾載連若使真儒長見用
来歸何止汶陽田

哀公

諸侯失政陪臣僭中國無君左衽専欲問哀公後来事
春秋書止獲麟年

鄭莊公

天地深恩詎可忘寤生忠孝兩俱亡身從何出翻囚母
國是誰封敢射王

齊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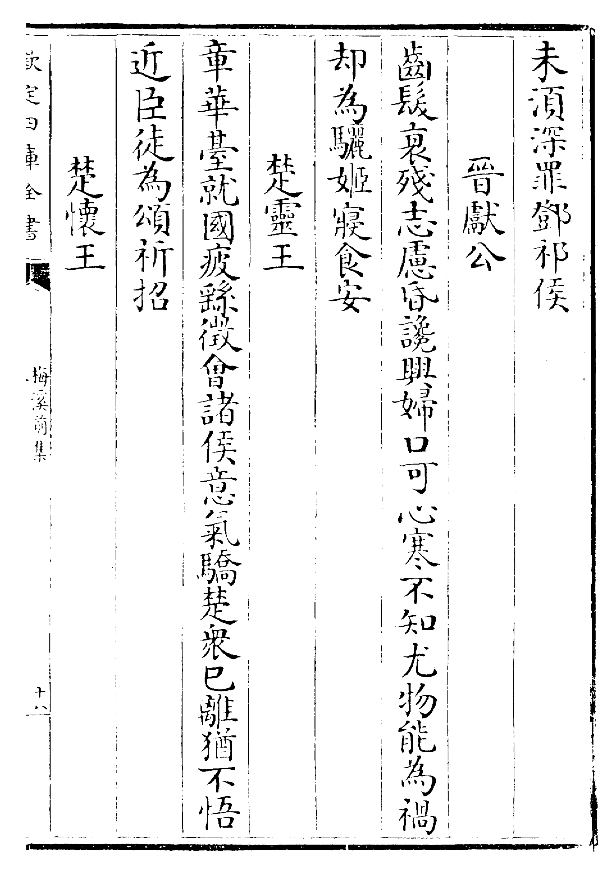
諸兒帷薄可曽修敝笱詩包兩國羞何事春秋尤諱惡祇緣能報祖宗讎

齊頃公

敵國行人詎可輕笒閒戲笑禍胎成胥閭竟日知何語回首齊郊已被兵

鄧祁侯

甥甥杯酒結綢繆豈忍陰懐盜賊謀不聽三臣言亦是



未須深罪鄧祁侯

晉獻公

齒髮衰殘志慮昏讒興婦口可心寒不知尤物能為禍

却為驪姬寢食安

楚靈王

章華臺就國疲繇徵會諸侯意氣驕楚衆已離猶不悟

近臣徒為頌祈招

楚懷王

懷王誤與虎狼親身死咸陽一旅人見說國人懷舊德

楚雖三户亦亡秦

吴王夫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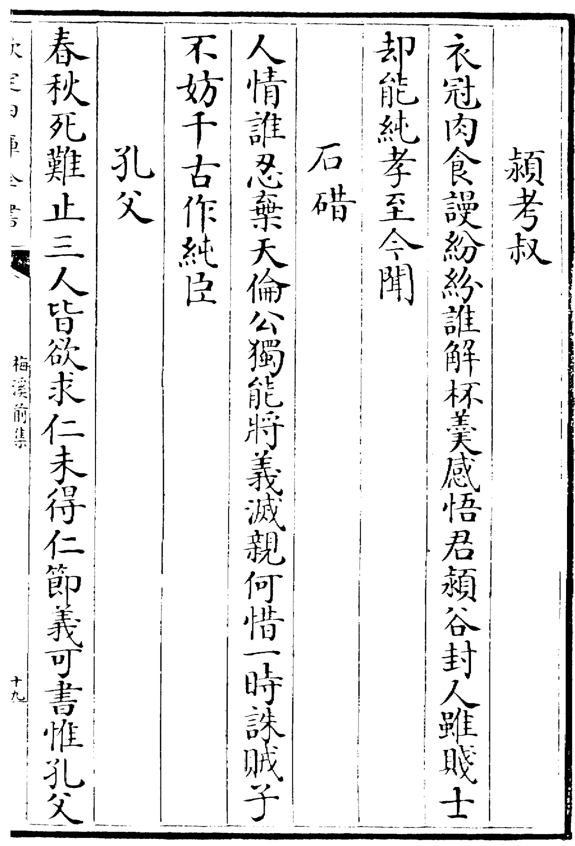
西施未必解亡吴祇為讒臣害霸圖早使夫差誅宰嚭

不應麋鹿到姑蘇

越王勾踐

機會由來貴速投姑蘇事與會稽侔謀臣不早麾兵進

嘗膽徒勞二十秋



頴考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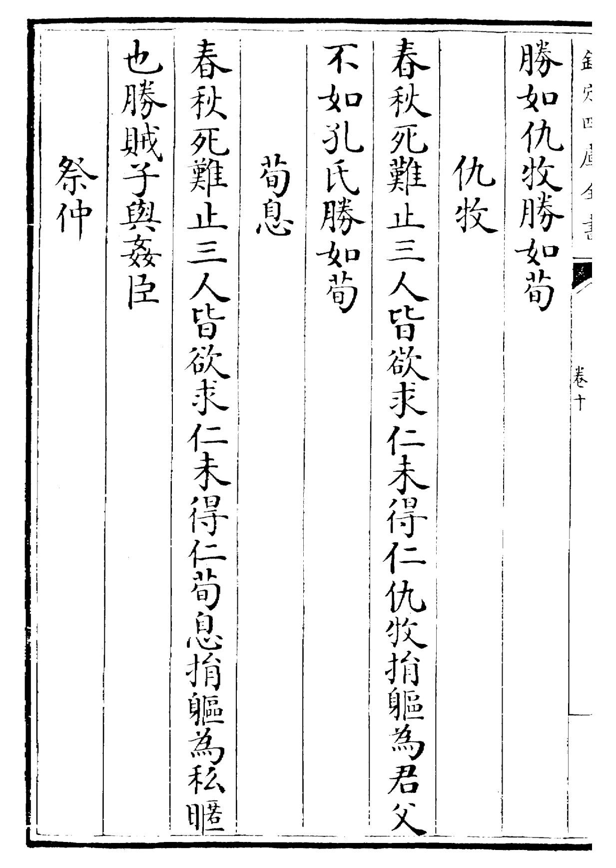
衣冠肉食謾紛紛誰解杯羮感悟君頴谷封人雖賤士却能純孝至今聞

石碏

人情誰忍棄天倫公獨能將義滅親何惜一時誅賊子不妨千古作純臣

孔父

春秋死難止三人皆欲求仁未得仁節義可書惟孔父



勝如仇牧勝如荀

仇牧

春秋死難止三人皆欲求仁未得仁仇牧捐軀為君父

不如孔氏勝如荀

荀息

春秋死難止三人皆欲求仁未得仁荀息捐軀為私暱

也勝賊子與姦臣

祭仲

庾子雖賢寧奪嫡人臣惟聖可行權區區祭仲何為者
賣國容身豈足賢

管仲

小節區區豈足羞功名未顯分纍囚平生自有真知巳
寧患桓公怨射鈎

大夫種

狩罷吴郊鳥兎空果烹獵犬廢良弓大夫自為知幾晚
豈是陶朱計不忠

范蠡

久與君王共苦辛功成身退肯逡廵五湖渺渺烟波闊

誰是扁舟第二人

李廣

李廣才名漢世稀孝文猶自未深知轗軻長歎無頗牧

翻惜將軍不遇時

隴右英豪真有種將軍才氣更無雙功高不得封侯賞

祇為當時殺已降

婁師德

忤意由来勿校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事過心平後

方服婁公度量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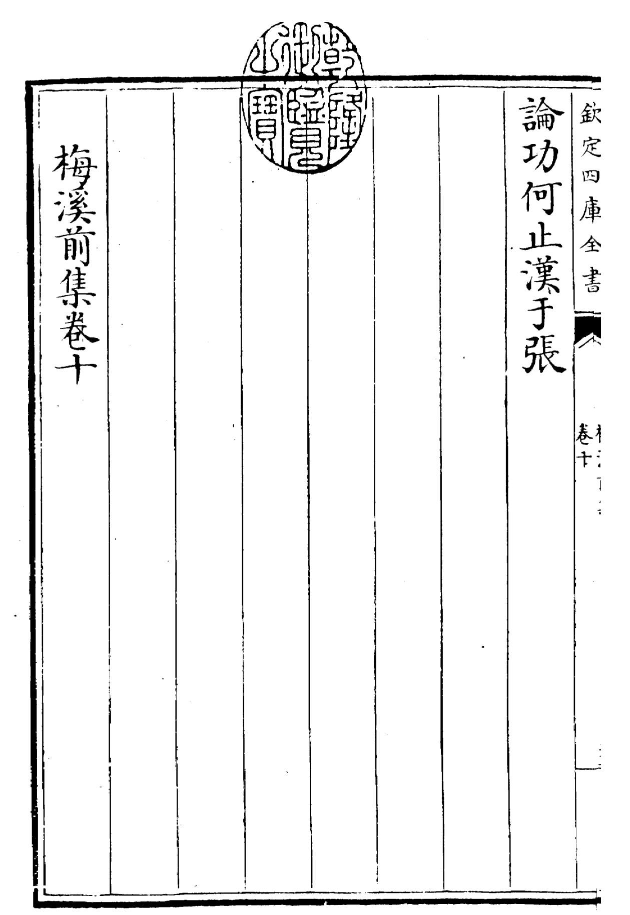
狄仁傑

武火方炎李欲灰忠良何力可能回斗南人有擎天手

為向虞淵取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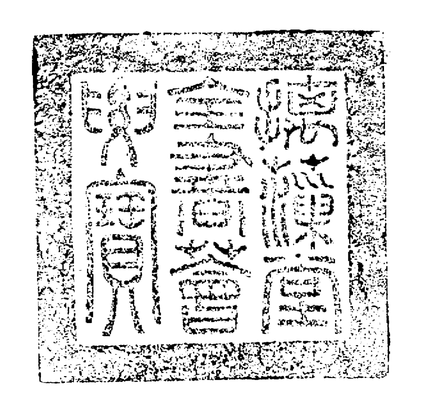
徐有功

獄興羅織陷忠良公亦幾遭虎口傷蹈死救人人免死



論功何止漢于張

梅溪前集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俞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梅溪前集卷十一

宋 王十朋 撰

賦

雙瀑賦

遊簫峰之下訪鼻祖於仙籍駐杖屨於金溪觀雙瀑之千尺於時驟雨初歇飄風迅擊飛泉洶湧怒流湍激噴烟霧於蒼嵐吼蛟龍於大澤百川震而澎湃萬類紛其辟易疑若傾崖轉壑變丘谷而為陵又類萬馬千

兵奏鼓鼙而赴敵久之狂潦微殺巨流順適靈源復尋於故道雙派交馳於絶脊勢偶殊而卒合路雖分而稍迫玉筋垂兮拂輕寒長紳拖兮蘸深碧疑若鯨鯢鬬怒兮力未决而方酣干鏌爭鋒兮光交騰而互射嗟天匠之施巧兮作勝事於泉石顧一派之罕有兮豈雙流之易得不見夫銀河落於半天兮破廬阜之山色梅雨飛於石門兮散芝田之靈蹟潭千丈於石橋兮渺仙凡之路隔龍兩湫於雁蕩兮分大小而異宅彼獨溜而孤飛

兮猶擅名於今昔況並峙而爭流兮作人間之連壁吾欲窮千里之源兮問化工之始闢思漢使之不復見兮悵靈槎之難覔獨終日而登臨兮寄吾懷於幽寂興雖盡而忘歸兮猶待乎風清而月白於是目睇飛流之末耳洗寒潭之側思往事之微茫仰遺風而歎息竈中烟冷難尋入竹之人峰頂臺荒不見吹簫之客賦罷乃歌而歸曰雙瀑之水從何來靈源千尺高崔嵬飛流噴沫飄瓊瑰空山落日鳴春雷有客來遊獨徘徊枕流漱石

興悠哉塵襟濯罷飄然回風清月白空簫臺

至樂齋賦 并引

予讀歐陽詩有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之句因採其語以名齋又從而賦之

予與客坐於書齋之內客仰而顧俯而笑曰子知天下之樂乎散於事物之萬端會於窮達之兩途然皆有窮焉吾言而子聽諸高車駟馬腰金曳組前者呵後者衛士之得志於當時者之樂也然有時而厭焉前日朝廷

之士扁舟去而烟浪深也枕流漱石吟風嘯月採於山
緡於泉士之無求於世者之樂也然有時而改焉前日
山林之士蕙帳空而猿鶴驚也予曰子之言皆外物之
樂也樂故有窮烏知天下有所謂無窮之至樂哉一簞
食一瓢飲顏回之樂也宅一廛田一區揚雄之樂也是
固無心於軒冕亦不放志於山林得乎內而樂乎道也
吾今游心於一齋之內適意乎黄卷之中師顏回友揚
雄遊於斯息於斯天下之至樂也又烏得而能窮

歸去來賦

歸去來兮終日思歸今已歸嗟連歲之行役兮誤甘旨之屢違身雖寄於異鄉兮念長在於庭闈陟高岡而東望兮悵白雲之孤飛食藿鹽而無味兮悟蝸角之真非泛季卿之竹葉兮詠晨光之熹微辰未浹而到家兮指青燈而扣扉綵慈顔之一笑兮紛稚子之牽衣雖吾歸之不若人兮不能衣錦而乘肥吾將以此而易彼兮學何蕃其庶幾

梅溪題名賦并引

吾徒宋孝先李大鼎作梅溪庚午多士賦叙一堂八齋六十人名字而鋪陳條列三百六十字之中言簡意盡有足觀者陳元佐萬孝傑童佩又作梅溪多士賦通前後八年間凡一百二十人而併列之文工而事益詳予於是採二賦之餘意變聲律而古之先美後規效古人勸諷之旨非敢以文戲也目曰梅溪題名賦

余闢館於梅溪兮歲甫及乎夢齡余弟壽朋字夢齡書館之闢今八年矣故

借夢九齡以喻意

自淵獻而逮乎敦牂兮十朋而今百朋其余名百朋予季弟昌齡名予癸亥秋闈館聚徒游從者十人至庚午歲通數之凡一百二十二人齋敞八而堂虛一兮咸與賢而與能謝與賢簡之與能任之余宗旦而罔有一德兮余宗旦仲阜賈稱一德敢不希仲舒之明經陳元佐希仲幸諸友能祖說之遜志兮張祖說文孺鄭遜志時敏又恪希顏回之服膺陳恪叔恭林次淵希顏乃有汾晉五士羅士能少陸謝士奇文美士龍漢臣連士表少華季士宏宏老昔晉文公五士故曰汾晉五士漢唐羣英張次房漢英孫元齡唐英李杞亦字唐英鄭國七子張仲遠子猷周孝友子施孝顯子揚孝思子則濬子深王淳張戴並子厚春秋鄭七子賦

詩涼州三明劉元德明夫萬序明之余如晦明叟後漢有涼州三明　器成三足之鼎李大鼎鎮夫鄧鼎叔鎮萬鼎鼎鎮遠　才宜九佐之卿萬澄清卿童偉俊舜卿林湯臣商卿陳朝揆正卿施良臣名卿陳光朝臺卿林叔舉寔卿佀文卿宋孝先卿　有一瑞兮沖遠之鶚賈僑一瑞劉鶚沖遠　有千里兮圖南之鵬周千里百駒謝鵬圖南　莫不端武升堂蔡端武威仲　敦詩趨庭劉敦詩温夫　如璧之瑩余璧全之　如芷之馨王芷茂之　如窠之茂葉窠茂正　如椿之靈萬椿楊椿並字大年　如梗楠之美萬梗永年楠億年楊楠元幹　如松梓之青萬松喬年林梓材叔　森乎如鉞之可畏劉鉞通達　轟乎如震之可驚周震景東　皎乎如海嶠之吐

明月將嶠景山耿乎如長庚之輝衆星李庚少白昂昂乎隨季梁

之梗槩萬孝傑季梁陳昂仲昂孜孜乎衛伯玉之老成潘孜元善劉闕伯玉

可居天任而澤遠趙公倚天任楊寓澤遠可為王佐而揚庭王佐才仲

陳獻可揚庭可起傅巖之築劉傅巖叟可同舜佐之登謝皐朋舜佐憲

一夔而樂作連憲民式周次鳳一夔炳伯虎而文興賈炳作德夏伯虎用之

肇輝先之德業陳肇德遠許輝先光甫諧興祖之家聲余諧孝仲姚紹宗興

祖汝文兮宜月選而季詮何鐸汝文季詮仲言汝弼兮必類進而

方升陳舜咨汝弼方升中高逖矣乎王逖正矣有來二客業彼管城橫陽

許武子龍泉管叔奇來名列甲乙字篆丙丁丙丁謂篆字也見爾雅

客梅溪以篆字題名

雅如巽斯飛吳巽李南如璘斯熒王璘德夫爍銀鈎與玉筯儼壁

上之題名吾徒之秀乃有詞賦兮少雲之作朱少雲吉作太

原之老乃變聲律兮祖舜之賡陳少雲祖舜於是閫大猷而

溥告之曰李大猷德廣林溥叔廣定夫孫溥學必剖藩籬而克已繆克已兼

夫道必舍蹊徑而中行蔣中行謙仲先之以孝悌之意萬庚先之

曾東會課亦與題名宋孝悌伯恂中之以敦信之誠萬庠申之劉敦信信叟禮欲

安上兮必先自治林安上世關仁欲及遠兮慎毋自矜林取仁及

遠湛萬頃以窺憲黃萬頃伯厚葉頃澄叟妙一唯之悟曾鄔一唯仁叟祖伊尹畎畝之樂許祖伊次尹振仲尼文教之鳴陳之紀振仲玩蒙亨之文象李蒙亨彥通俟泰來而彙征萬康泰之勿務世華而起文通之附夏伯文世華劉文通叔達唐陸淳諡文通先生柳子厚嘗欲歸其門然陸亦附王叔文者勿求必達而貪季孫之榮張必達邦彥劉祖漢季孫窮則隱居吳隱若靖翁達斯大亨徐大亨顯仲凡百君子毋渝此盟

止庵銘

叔父寶印講師築止庵以居姪其銘曰

學者求道如客在途不有所止將安歸乎大學之道在於知止意正心誠乃悟斯理孔門高弟回也獨賢未見其止夫子惜焉庵中道人由儒入佛進於有為止於無物欲知止處是亦難言非内非外亦非中間道人失笑汝言亦綺道本無進亦何有止道無進止庵無成壞孰知此庵中含法界

甕庵銘

予目黄楊為甕庵因銘之曰

團團甕庵自天生植匪陶匪鎔匪塗匪飾百韩輪囷匠非斧斤萬葉敷披覆以瑠璃天牖玲瓏透日含風我非原憲物異名同濃陰酒緑春色盃深我非畢卓意自酣沉孰云此庵人不可住我以意游形骸曷頓孰云此庵飛禽所巢此意彼形了不相叅孰云此庵風燥雨濕我意潛住風雨莫及以形住庵如繭裹蠶苟得其趣何所不堪此庵此意聊復爾耳孰非吾廬亦何必此

會趣堂燈銘

長檠高燃不照青編短檠自對不照同輩孰若此燈巍標一堂與爾多士同分厥光無囊爾螢無燭爾雪清夜紅紗滿堂明月凡我同志勉思六經趣與心會無孤此燈

止堂情話室銘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室命梅溪王某銘之銘曰

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

知止子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遠而正子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況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烏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顔津津兮常自快願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疎外則四海之内皆兄弟其爲悦也尤大

右情話室

書几銘

是惟王子之几至哉之樂在乎是

厨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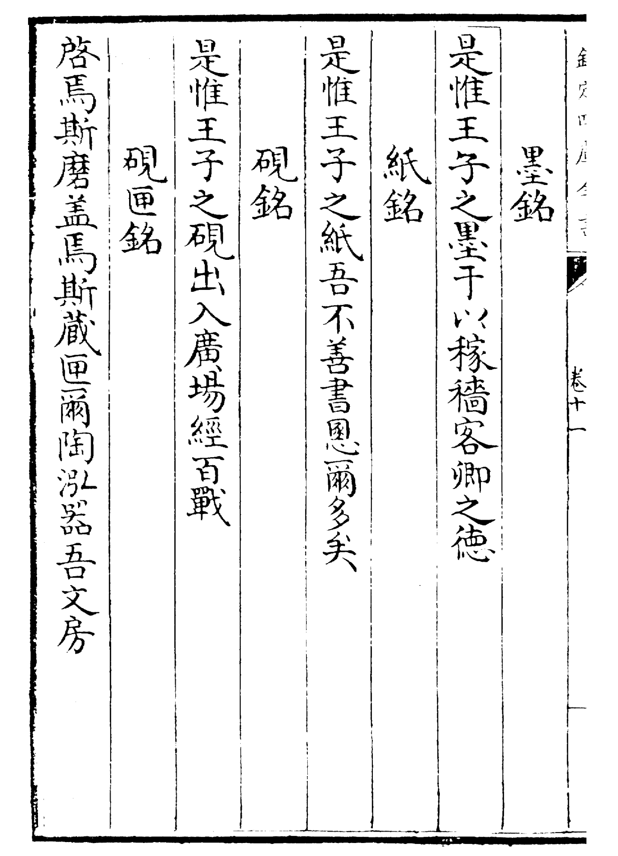
是惟王子之厨中蔵吾書書腹不如

書銘

是惟王子之書惟其不勤是以空虚

筆銘

是惟王子之筆爾心有盡時吾用無窮日



墨銘

是惟王子之墨干以稼穡客卿之德

紙銘

是惟王子之紙吾不善書恩爾多矣

硯銘

是惟王子之硯出入廣場經百戰

硯匣銘

啓馬斯磨盖馬斯藏匣爾陶泓器吾文房

筆池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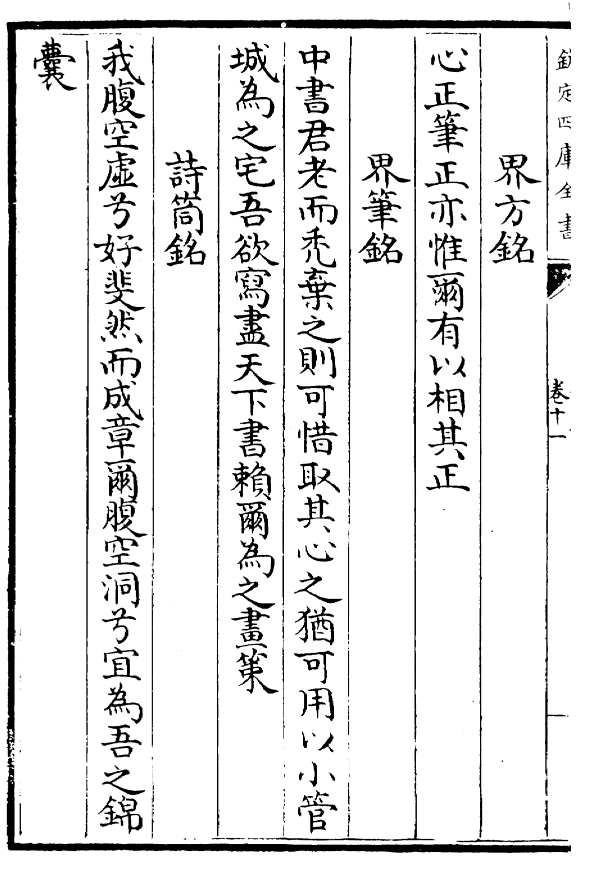
直方其形兮泓其中滌毛穎兮爾之功

簡板銘

斲之平如漆之明如札之盈如潔之瑩如毋枯剡藤惟爾之書

粘板銘

千里面目曰書簡函而封之斯致遠代皁受垢而不辭者是惟粘板



界方銘

心正筆正亦惟爾有以相其正

界筆銘

中書君老而禿棄之則可惜取其心之猶可用以小管城為之宅吾欲寫盡天下書賴爾為之畫策

詩筒銘

我腹空虛兮好斐然而成章爾腹空洞兮宜為吾之錦囊

書筒銘

交游解散兮書不可已爾為魚鴈兮通面目於千里

鏡銘

是惟王子之鏡勿病乎面目可憎而取乎衣冠可正

燈銘

是惟王子之燈燒膏繼晷惟汝能

香爐銘

匪金匪玉銅姿瓦質以爾馨德在吾蘭室

印斗銘

器縣而光斗形而方孰鐫賊名於是乎藏

扇銘

無仁風兮可揚惟篋中兮是藏

肩輿銘

我僕既飡我輿斯肩我將何之必故必親豈無公門經歲弗入豈無權門足未嘗及肅爾徒御慎吾往還惟分之安肩輿斯安

菖蒲盂銘

叔父寶印講師之贈也銘以記之

伊巧匠兮斵山骨刳其中兮方其質挈湖嵌兮隱蘭若根玉衡兮濯天一從何來兮叔贈姪真清流兮宜在吾室

國朝名臣賛

寇萊公

嗚呼萊公相我真宗契丹南牧朝野洶洶群臣勸帝幸

蜀江東徼公決策天下其戎百年無兵緊誰之功

韓魏公

巍巍魏公文武兼資相我三宗身任安危周勃定策霍光受遺古社稷臣公實有之非我仁祖其孰能知

范文正公

堂堂范公人中之龍正色立朝姦邪不容材兼文武躬履仁義出將入相十纔一試真王佐才用之未至

富鄭公

巖巖富公仁者之勇危言折敵神色不恐公在使車敵不敢動公在相位四夷稽顙出入三朝為國輕重

杜祁公

維正獻公相我仁宗公在相位私謁不容苞苴不通非道不從封還内降與權倖抗公忠直亮清白宰相

歐陽文忠公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文潞公

太師潞公勲髙業隆四朝元老福禄始終元祐之初太后臨極起公於洛平章軍國夷狄來朝服公之德

趙清獻公

於維清獻典天之憲人呼鐵面發姦糾慝以正王國古之遺直吴蜀父老語之流涕公之治民古之遺愛

司馬溫公

宋二百年名臣輩出孰為第一咸曰君實田夫野老識

其遺風至今猶語司馬相公以手加額涕泗亡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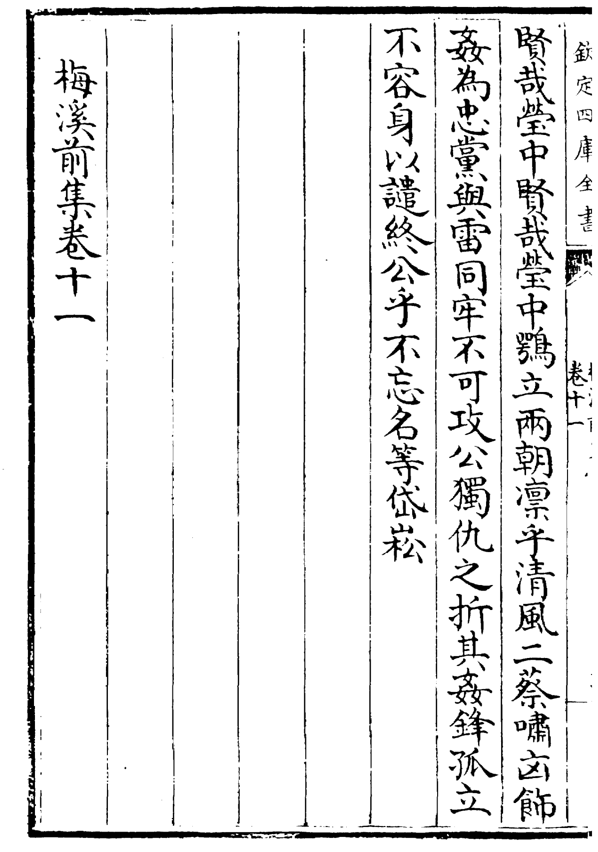
蘇東坡

東坡文章百世之師羣邪所仇斂不及施萬里南遷而氣不衰我讀公文慕其所爲願爲執鞭恨不同時

蘇潁濱

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聳動旻旒橫身政府不避怨仇棣蕚聯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識俱優

陳了翁



賢哉瑩中賢哉瑩中鶚立兩朝凛乎清風二蔡嘯凶飾姦為忠黨與雷同牢不可攻公獨仇之折其姦鋒孤立不容身以譴終公乎不忘名等岱崧

梅溪前集卷十一

梅溪前集卷十二

宋 王十朋 撰

論

禹論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萬章以是發問孟子辯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

而無有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子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禹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

以為德衰而傳子者是以迹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啓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爲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為畀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為公器其視賢於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為疎而害天下之公器子可傳而傳不

以傳子為私而有慊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過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為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為喜亢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心視回與鯉一也堅高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鯉者豈親門人而遠其子哉使回如鯉鯉如回則詩禮之訓在彼而堅高之妙在此矣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

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為大聖人
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逺其子禹
非親之也民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為遜天
下傳子之為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也哉若
夫憂後世爭之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為天下後
世法矣原其所以傳之之心出於以天下為公而視賢
與子為一無有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之事亦非有憂之
慮之之心而委曲為之計也愛其子而私有與之者人

之情憂後世而為之計者君子之法不以親疎内外二其心者聖人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説然後知堯舜禹之不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武王論

事有出於千載之逺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邪愚曰聖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於書是書出於聖人則可信不出於聖人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聖人聖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

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缺傳聞之疑可也彼有聖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兩不同焉則吾將誰信亦曰槩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興焉此固宜槩之以理者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是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邪上不繫之文王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伐商邪史記載夷齊扣馬之諫

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於夫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夷齊又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同則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漢儒之說曰文王之時虞芮二國質成于周諸侯並附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是也武王終三年之喪然後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稱十有

一也嗚呼果如是説則是文王受命稱王於商紂在位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乎是求十有一年之説不通而誣文王於不臣之地也近世大儒歐陽子作泰誓論斷然惟書之是信而破漢儒之説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歐陽子之言甚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竊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記亦不虚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

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繆漢儒之誣文王何為復取受命之説乎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帥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於是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征伐而觀政于商泰誓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

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或曰子信聖人之書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邪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以不信而救弊也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樂禍之臣蓋有以牧

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況泰誓信書馬遷信史理有足信者乎愚故曰聖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信而二說不同者槩之以理而已

性論

學者之患在於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於不知性而好為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

孟子性善之說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為才也一二師儒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心有所見焉而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而質之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於論語者有一言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子性近習逺之言盖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説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為上智下愚之説以别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瞽鯀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

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爲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爲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别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聖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爲天下常人設耳若夫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嘘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

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於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荀況以性為惡揚雄以性為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惟善之是歸況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況雄又以救弊焉者軻以

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軻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況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況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亦猶伊尹伯夷栁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為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夫上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為之主才為

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為善則非性是才為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為惡則非性是亦才為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為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説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禘祫論

諸儒禘祫之說何其紛紛不同也鄭康成謂祫大禘小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王鄭小大之說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則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圜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祫之說於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

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説唐開元間太廟禘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議講之屢矣牽於緐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事有出於久遠而傳於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

可也衆人之説如彼君子之説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説如彼聖人之説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欲一禘祫之説當折衷於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有禘無祫以大事為祫者公穀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二而不言祫惟元鳥祀高宗鄭氏箋曰祀當為祫詩有

禘無祫以祀為祫者鄭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禘祫之說以肆獻祼饋食為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論語言禘而不言祫并言禘祫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仲

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祭之時群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祼薦

也祼也祫也皆大祭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祫事遂以祫與禘俱謂之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祫者乃是禘中之一事也又見公羊以大事為祫遂以祫為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聖人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所以啟後世之紛紛

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謂劉賈之
說僅矣而未盡也彼謂二祭一名者謂本無二禮也則
一祭之說為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祫者
因禘而合食焉禘總名祫一事則二名之說為未盡或
曰如是則豢三年之祫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
祭乎愚曰豢祫之名而一之於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
則公羊之說不可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
三與夫秋祫冬祫紛紛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

祫五年禘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之乎愚謂春秋詩禮論語非聖人之書則漢儒之說禮緯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論語果聖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為而不可邪

君子能為可用論

知所以為己知所以為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君子之學求於為己而已初無心於求用也學既足乎己用自藏於中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

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資遇其當可用之時著其能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之於天而有所不顧邮馬荀以吾學可為己用可以為人不察時之可否人之用舍必欲求試其所用幸而用則喜不幸而不用則懟甚者至於自貶以求用是徒知為己為人而已而不知有天也烏可謂誠君子哉荀卿曰君子能為可用繼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己真確論歟君子之道有三其未達也修其所為用其既達也行其

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不用修其所為用則能盡己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盡天故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謂將事君也必先學所以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所以治家謂將明德於天下也必先學夫正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旣已盡矣推其素藴可以有為於當世矣使不我用則已用則決不負所學焉以之效智於一官則其用優於一官以之策名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坐廟堂而權衡天

下則其用優於天下是由能修其可用於未用之日故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如此至若在我雖可用柰何人之不用我君子必將斂其可用之器於一己而未嘗汲汲以求售於人韞櫝而藏待價而沽居易以俟姑盡其在天而已又豈遺佚而怨阨窮而憫栖栖焉為不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其可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達而已而人皆可學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為聖人樂天之事

也孔門弟子如賜之達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可用者故夫子許之以從政而不許其為不可則止之大臣若夫可以有用可以處不用唯顏子一人而已故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夫回也生不遇時不獲著其有用之迹因其不用亦見其能處不用之賢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孔孟之能為可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不得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為東周孟子

亦嘗自謂捨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其實可用者至於歷聘天下卒老于行也又未嘗不歸之於天故當陳蔡之阨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夫子子貢亦有不容盍少貶之言以勸夫子夫子以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身而不為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倉之沮隔而不得見魯侯不歸怨於臧倉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天也若孔孟者真可謂能盡天矣彼屈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

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使原果見用亦未必能有為於楚葢其為器固已小矣荀卿亦逃讒於楚者也以宗工之學至於㢘死蘭陵亦可謂不遇矣卿不作離騷怨懟之辭而有不恥不用之語嗚呼卿賢已哉

上舍試策三道

第一道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烈而訖五季貫

穿馳騁上下千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名資治通鑑親灑宸翰以製其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況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禹吾無間然者議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巍然炳然可高揖堯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不然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廉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之有而乃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

取名廉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是亦孔子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之意也知吾夫子與神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尼之意歟神祖之意歟夫光武之為君雖未可比隆三代盛王較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實為最優以春秋之法責之固未逃議論之域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長而掩所短也請論光武之為人而特與高帝太宗陳之以發明聖志之萬一若夫主上盛德大業自與堯舜

三代同符非敢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不及者嗚呼孰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惟功之是慕而光武則以為不足慕故高祖太宗以功顯而光武以德稱高祖誅暴秦滅強項以三尺劍而造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闗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論也而好戰之心老猶不衰至親伐匈奴而困於平城之圍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

來遠當平城之圍足見百萬之衆不如虞階干戚之舞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斬樊噲之論兵也太宗取孤隋攘羣盜以幾冠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唐室既造晋陽之甲亦可鮮也好大之心不能自足至親定四夷而困於遼水之役太宗徒知古人有攘却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内外之心當遼水之厄則知萬里親征不如漢文玉帛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臣見武德之舞而不之顧也光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

勇於大敵非不知戰明明廟謨糾糾雄斷非不足以務遠畧雲臺之將上應列宿非不足以立邊功舉全漢之衆又非不足以横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然若一怯者口不談兵於恢復之後何耶蓋事有屈於名而當於實者惟盛德者能之夫興師百萬拓地千里功若可喜也盛德之主則謂彼民亦吾民何忍草芟猶之耶吾寧孜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闢國也太師奏凱將士受賞君臣固可相賀也盛德之主則思有畏

糧千里巷哭飲泣之人是孰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不傷不忍求戰功而生德色也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之廣孰若保吾土之當於實哉臣無用之人以為民孰若全吾生齒之當於實哉高祖太宗皆棄實德以慕虛名光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代干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鞍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閉玉關謝西域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而抵掌撫劍之臣皆不得逞志於當時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

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賢於高祖太宗一等歟雖然光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偃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際未可人意爾光武以吏事而責三公以謠言而易守宰此最其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邦非可以吏事責之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責傅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而望之以師保萬民光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體

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宜其治效不及於古也守令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之非可以謠言而驗其賢否鄭子產古之遺愛名在循吏中方其相鄭之初民輿欲殺之謠使人君遽從而易之則僑之聲名風采不復著於列國矣以吾夫子之宰中都曾未聞有誦德之謠使時君必以謠言取人則造為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光武失於此是宜東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且光武之失又不止如

是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責而光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謠言易而光武之失又在於親擇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光武乃以此處侯君房輩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嚴子陵問其癡而致語於使者以議之雖起一卓茂於縣令及居廟堂亦無所建明其名固亦𡩋於治客時矣則知論道之任非可以輕處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子所宜親擇者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部刺史刺史擇守令此人主簡要

之術也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職宜其擇之不精而以謠言進退之使光武精意於一相亦何患天下無賢守宰也嗚呼至治之君不世出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數君而光武尤為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宜以忠恕之道處之而勿至於責人無已可也恭惟主上以仁聖之資撫中興之運誕敷文德仰合有虞歸馬放牛同符周武初非有慕於光武而襲其陳迹也比因廷策多士特以光武發於清問草茅之士莫知聖志之所在愚

獨妄意其處已處人之際合吾夫子神宗之用心而明

策下詢謂今日禮文經義閒或酌光武之儀以出處或

矯光武之失以示訓其迹蓋有不同者愚竊謂景至而

禋祀元正而會朝建延閣以崇文闢成均而論秀此皆

取法三代非酌光武之儀而行之也寫六經于琬琰為

學者式異端邪說禁止勿用以矯尊七經之讖復春秋

立三傳以矯罷黜左氏穀梁之失愚謂此皆默契孔孟

之用心亦非有意於矯光武而為之也然用柔道以致

平光武之所已為者而吾君固已優為之任一德以圖治吾君之所已為者而光武負不能之愧矣雖然愚復有說以獻夫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乃人主之盛德而人臣之職則當以責難為恭孟子謂不以仁義告王則斥以不欽之罪唐文宗嘗問羣臣可況以何主鄭覃以文宣對為李石所斥且以堯舜勉之夫文宗雖儒雅主然任人致治之際有不足稱者李石乃期之以堯舜使不以文宣自安況吾君盛德實足以為堯舜耶愚願執事

當侍請問之際日陳尭舜之道以廣吾君稽古之志彼光武駁淺姑取其二三策可也

第二道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為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尹伊陟傅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公閎夭之徒之為人

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曰某為忠臣某為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獨行山林草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産楚相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栁下恵以獨行著則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韜光匿釆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

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踈寥絕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慢駡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事蓋以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斬絕之行自廉耻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

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盖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爵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盖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爲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盖以當時之士康退者尚多無貴乎逸

民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欲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草甲屠蟠之類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淵源者孔安國為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伯文翁

興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有取於范式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固本諸賢聖而不為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竊有取於嚴陵陵高尚其志卒不為光武屈議者謂其得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聲名也言言之烈史臣之所以賛顏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李興然真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十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巡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

非名教之所取愚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中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皆由此途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為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揚雄氏詎可列雄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不列於是科之為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雖然班

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哀慘刻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姦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已死之姦諛未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第三道

佩玉之禮尚矣在戴經則記其義於玉藻在周官則謹其藏於玉府在詩則詳詠於國風在論語則畧見於鄉黨其他雜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屢舉玉藻記佩玉之義為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於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

玉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具為非常之寶盖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謹其職於玉府者此也詩於終山戒襄公之篇因其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而大夫美之曰佩玉鏘鏘盖勉其修德以稱是玉也於大東刺亂之一篇而其辭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盖譏其居官職而非其才之所長徒有佩玉之美有女同歸之詩則曰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女曰雞鳴之詩則曰雜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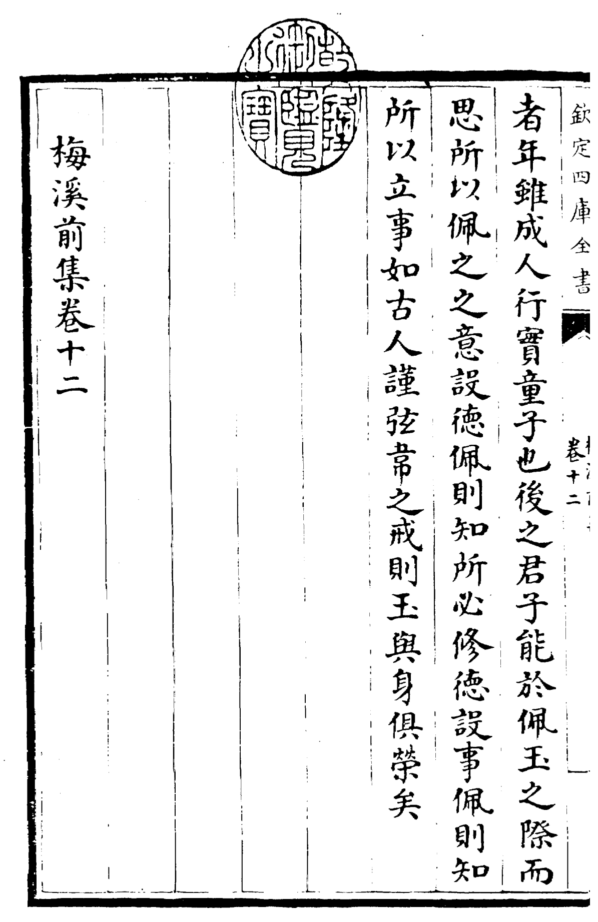
以報之以贈之以問之其刺惠公之詩則有觽韘之語
是皆因佩而示美諷之意愚故曰詳詠於詩之國風者
此也論語鄉黨一篇脩記聖人出入起居飲食言語衣
服之禮其言有及於玉者曰去喪無所不佩則知吾聖
人之身未嘗一日去玉以荀燕息之安此愚所謂略見
於鄉黨者此也韓詩外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
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
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其略見於鄭氏之釋其詳

見於孔穎達之疏其遺制見於王粲之法此愚所謂雜出於諸家之說不可屢舉者也雖然佩玉謹於先王之時而廢於衰周之世後世學者雖讀禮讀詩讀論語諸家之書而目不習見其制耳不聞其聲終莫能考究其法而妄以臆見議之此紛紛之論所由而起也請因明問而論之玉左右各五而宮羽祉角之分在焉左佩雙衡者其音宮雙璜者其音羽右佩雙衡者其音祉雙璜者其音角此宮角祉羽之分也夫樂備五音而佩獨不

用商者盖玉所以比德而商於五方則為西五行則為金於五常則為義而以剛果肅殺為事是可以為威而不可以為德此玉於五音之中所以獨去商也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夫采齊者路門之樂節肆夏者登堂之樂節樂師以倫王儀大馭以倫五車是天子享元侯之禮而記乃以此為君子鳴玉之節何耶盖經之所謂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之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啟後世之疑也古

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母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觽小觽不幾於贅乎愚竊謂記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兼設於事親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内則婦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君

子有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儺佩玉瓊琚是也考之內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珩璜之制燧觿之施意其必同矣嗚呼佩玉之設所以尚德也然在君子佩之則為宜在小人佩之則為辱昔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亦已無德事也夫佩在夫子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嗚玉而趍者得不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譏惠公無成人之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然則無德而佩



者年雖成人行實童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而思所以佩之之意設德佩則知所必修德設事佩則知所以立事如古人謹弦韋之戒則玉與身俱榮矣

梅溪前集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俞鳳